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最不可憑而可憑醫者最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爲道布策開兆毫無據依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能俱欲先知洞察此最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爲道辨證定方彰彰可考薑桂入口卽執苓連下咽知寒巴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卽愈卽死之理證有假寒假熱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而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正當劇卽歸咎於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於藥者病家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覺無一定之論此最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有之世故熟形狀倥傯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夜游推獎則爲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知之亦不怨也反此者則爲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則盡歸之故醫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於世則非趙氏之力自能如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爲是誰敢曰非况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爲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害無盡蓋爲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爲盜也禍甯有窮哉予悲民命之所關甚大因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爲辨析名之曰醫貫竊以請正於明理之君子冀相與其弭其禍雖甚不便於崇信醫貫之人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

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洞溪徐大椿題

吳江徐靈胎洞溪著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膈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下安

主明主字緊頂上文主字來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

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為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窳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此書專為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一方必充證明所以然之故偏閱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為十二官之主藥其作偽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即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

開口即關內經此乃專說之根

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心之官為主若以心之官為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

明

說君主則極尊之稱矣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攝為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也

或問心既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

因心立論仍是說心不

從古聖賢當以

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會子子貢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

當時門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為大本而終於無聲

無臭孟子說不動也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

人因外感內傷而生疾病用草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

與疾病何涉即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入耳何費大言欺人耶

老氏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惚惚

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
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
的為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暗指命門為言則古聖豈
道統之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訣而入味六味二方乃是一貫
大本難言萬法歸一之補藥此等怪論自開以來未之或有小人之欺世至於此
極而粗通文理之人觀之不但怪且以此人為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竅所舍也生於脊脊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裏裏白外

黑各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

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傳說然亦影響杜撰
之語與內經全不合也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

中內經云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內經何不言命門
者君主之官耶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
何以無形兩

腎之中是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經篇云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衛氣篇亦云命門者目也素問陰
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啓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
目為五臟六腑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鑿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燄下
外照而啓閉隨時於門字義為閉若腎中一點真陽所謂之門義亦不合

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經云三焦者決渎之官腹中者臣使之官前段明明
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是稟命而行周流於五臟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

相火相者言如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決渎之官如何代天行事
且命門而指為天君尤為
支

其左旁有一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水乃對假而言以三焦及此竅為真
火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耶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上行夾脊

至腦中為髓海滋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必者何物之精液且
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內注五臟六府以應刻數亦隨相火

潛行開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按靈樞經衛生會論論中焦云此所受氣者滋精結聚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
而為血以奉生身莫異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榮氣又云上焦亦與榮俱行於膈二
十五度行於膈二十五度一周也經文鑿鑿皆指榮氣信
而今乃移作腎中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偽語也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黃庭無形之火前指三
焦今又指命門故曰是

曰五臟之真惟腎為根腎為五臟之真何
物為五臟之假耶褚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主血

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腎有兩歧也前云命門在中腎在
兩旁今又引腎與命

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
特之處前後支離如此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腿跳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

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
特之處前後支離如此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腿跳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

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門合為二仍是左右對
特之處前後支離如此可見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技巧不出矣腿跳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

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而神明昏而萬事不能備矣

將君主之官亦退而歸命於命門命是常君主

而此所謂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也此所謂三字竟醫然以內經余有一譽焉醫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

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

燬未嘗不存也走馬燈中之物皆是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者五臟六腑各有生氣豈專恃命門耶惟其視故曰汝身非汝

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引莊子語亦與上文不接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

意於火之一字養身補火已屬偏見况治病必視其病之所由生而一味補火豈不殺人乎夫既曰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

欲而日夜戕賊此火不節欲亦非專於戕賊此火倘以節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焉

望其有生氣耶治法多端原不是專用藥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之

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命門竟指為君火乃水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永不相離何以

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上文其為八味作地步又恐遺却六味此處忽然轉出水火之不

足因見水之有餘也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等證不得為水之有餘若亦不必瀉水就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

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為火而其原在肝腎為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

皆後天有象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文理斯易以入

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不能入

六淫未入之先專一用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者六淫既感邪已為正仍一概用二方則非補主氣反則奪

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氣體如何而後製方亦可得專用二方也

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言固主氣者專以脾胃為一身之主焉知坤土是離火所生而艮土又屬坎水所

生耶命門既太極何以又屬坎若以坎論則坎明乎此不特醫學之淵源有自聖賢道統之傳亦自此不昧

水固屬腎而離火又屬心仍不關乎命門矣統言之自覺

耶無恥而所謂一貫也滑然也明德也假如孔子云參乎吾道是火孟子云吾善玄化也空中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已是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善善火大學云在明明火豈不絕倒耶

圓火有為聖賢為仙為佛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小子之一論闢千古之未明見者慎勿以為迂仙佛我不能知
是理耶若全火即為聖
發真乃千古之怪論宜其自稱為闢千古之未明也此篇之論專為靈天下之病皆用八味而設便講出儒釋道三教之合一以見八味之不可不用此等亂道無一字運貫稍通文理之人見之宜無不知其狂悖即使其醫道果精見此等議論亦非其醫道而疑之乃世之誠為通文理者讀之反以為真知性命之理因此益信其醫學之精而八味竟不但為治病之藥實性命之所係一日不可廢者嗚呼吾憐趙氏尤憐讀趙氏之書而崇信之者其愚更勝趙氏百倍也

陽火 金 太極圖中之白圈相傳無二蓋陰陽未判謂之太極今於白圈之中先有黑白二點為一陰一陽之象然後生出太極來則是易中該云易有兩儀是生太極矣太極圖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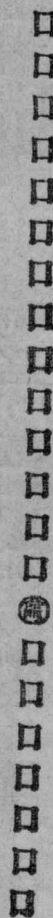
○ ○ 土 則古聖之書何一不可改乎 小人之無忌憚至於此極

陰水 木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懼人之不明而製為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無極者未分之太極也惟其未分
極豈有未分之時為無極已分之時為太極太極已分則陰陽矣尚得為太極耶 太極者已分之陰陽也既明陰陽則不可名太極矣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豈有分為陰陽
個不經意為所 感貽誤不小也而論釋太極者性理之說原不足與此等無知妄人辨齊為世之體之者

以右爲命門非也命門在兩腎中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



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水

一火俱無形日夜潛行不息○兩

腎在人身中合成一太極



○兩旁俱是腎命門在中間雖非經旨而其言尙有影響至分左爲陰水右爲陽水又陰水爲真水陽水爲相火又左一黑圈爲真水之穴右一白圈爲相火之穴種種杜撰支離屢屬謬語 按甲乙經腎骨十四椎下有命門穴躋下二寸亦有命門穴此穴名也非真有物如小心者在脊骨之內爲太極也若穴而必有物可指將周身七百二十穴竟有七百二十如小心者耶

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爲十四節自下數上則爲七節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此

出素問刺禁論云兩腎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王註云小心謂真心神靈之宮室乃指心包言似得小字之意按靈邪客篇論云心者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勿能容也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可知心藏於內必有出入之處則有脂膜結聚於包絡之間形如小心似有此理針者中之即有害故在刺禁之列並非表明小心即門爲十二經之主也豈可因此刺禁中偶及之語遂以一部內經專爲小心立論而天下之病專治小心則無不愈乎即晚村亦辨之云曰父母曰小心尊卑自見趙氏單據此句是欲以小心爲父母之主也恐與經旨不合此晚村一

隨之明也

或又問曰如上所言心為無用之物耶古之聖賢未有不以正心養心盡心為訓與醫病何干而先生獨外心以言

道恐心外之道非至道也余曰子細玩經文自得之矣經曰神明出焉則所係亦重矣豈為無用哉蓋不觀之

朝廷乎皇極殿是王者向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晏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之君身可乎蓋

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為生生化化之根者

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其實非腎而亦非心也云元陽為君身是皇極殿腎是乾清宮是君身在皇極殿則不在乾清

火到腎則有腎火而無心火有心火之時腎惟一團陰頑之氣有腎火之時心遂為一空蕩蕩之物向也以命門為主今又以命門之君主即心之

君主心之君主即命門之君主而心與命門皆是空器皆非君主前後背經真乃隨口亂道非其人有失心之疾者斷不至如此猖狂也晚柯批云

此段語甚活大抵呂氏評曰自許學士開補脾不如補腎之理薛院使因之用八味六味通治各病通治各病四字何等不通病是何物

而可通趙氏又從薛氏發明其要一歸之命門一歸之八味益火二字乃全書之宗旨也其提闡快富親切處

有前此所未及者真立齋之功臣矣蘇氏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正此之謂也顧病機傳變轉轉相因治法逆從淺深異用趙氏

所言皆窮原反本之論撥亂救弊功用甚大各病有各病之本原各病有各病之偏弊然以之治敗證則神效敗證亦有補

上下之不同若一概用八味則八味直是起死之金丹矣而以治初病則多疎蓋緣主張太過立言不能無偏遂欲執其一說而盡廢諸法亦不可

行也學者識其指歸以服生化斡旋之機又當詳考古今立法相因異用之故斯為十全若徒喜其直捷簡易

以為高則鹵莽滅裂天枉無窮亦非趙氏所以濟世之心也此人直是欺世亦何嘗有濟世之心且彼亦並不料世之靈為所欺至於如此之貽害最彼亦深悔於九原也

陰陽論

陰陽之理變化無窮不可盡述姑舉其要者言之夫言陰陽者或指天地或指氣血或指乾坤此對待之理其

實陽統乎陰天包乎地血隨乎氣故聖人作易於乾則曰大哉乾元乃統天於坤則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古

人善體易義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之論四物湯本為補血而設謂不得專用則不可如血虛發熱立補

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

血湯一方以黃耆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臣氣藥多而血藥少使陽生陰長又如失血暴甚欲絕者以獨參湯

之藥以固之使不全脫然後漸用補血之品以填之生之非謂一時之氣
謂能生血也即氣固之後仍當大補其血而以氣輔佐之亦非專補氣也蓋陰陽之要原根於無也故曰無名天地之始
論 生死消長陰陽之常度豈人所能損益哉聖人裁成天地之化輔相天地之宜每寓扶陽抑陰之微權方

復而先憂七日之來夫濟而預有衣初之備 血脫之後固已天虧尚欲抑之必使全然無陰而後已耶且既欲抑之又何必補氣以
生之蓋扶陽抑陰又是一義非補氣不補血之謂若云聖人扶氣抑血成何語耶總之
此人心理已絕凡所引證皆全然不思隨 口亂道本無足貴所恨者崇信之人耳 防未然治而未病也 現在血脫而將死此時救之不暇 神農嘗藥按陰陽而分寒熱溫

涼辛甘酸苦鹹之辨凡辛甘者屬陽溫熱者屬陽寒涼者屬陰酸苦者屬陰陽王生陰主殺司命者欲人遠殺
而就生甘溫者用之辛熱者用之使其躋乎春風生長之域一應苦寒者俱不用 神農本草上品藥中寒熱相半內終論
所傳養生方中寒熱溫涼亦同雜互用此有日所共見乃敢肆然曰一應苦寒俱不用此真喪心之語據所云則神農本草宜只載溫熱諸品其餘
俱編入毒藥條內禁用可也要之服藥原是治病無病本不必服藥內經云五臟為養五果為助五菜為充毒藥攻邪凡藥用之不當而或太過皆
有毒故人謂人參甘草皆能殺人惟六淫七情有偏勝加以藥救之且內經云寒者熱之熱者不特苦寒不用至於涼者亦少用蓋涼
者秋氣也萬物逢秋氣不長矣 服藥原為治病而設並
非藉以生長氣血也

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然地之氣每交於上天之氣每交於下故地天為泰天地為否聖人參贊天地有轉否
為泰之道如陽氣下陷者用味薄黃輕之品若柴胡升麻之類舉而揚之使地道左旋而升於九天之上陰氣
不降者用感秋氣肅殺而生若瞿麥扁蓄之類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於九地之下此東垣補中益氣湯

萬世無窮之利不必降也升清濁自降矣 動筆便自相背謬云地天為泰天地為否則宜乎陽降而陰升矣乃反欲升陽而降陰
是欲反泰為否也據云瞿麥扁蓄降濁陰於九地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
種種青線總為慣以大言欺人全不思其中義理所以加此須知瞿麥扁蓄降濁陰於九地之下又云不必降也升清而濁自降矣
聖扁當之本無是理且補中益氣湯不過因胃腸因濕下陷以此提出陽分耳不必著此大話頭也

年月日時皆當各分陰陽此其大略也獨甲子運氣內經雖備言之往往不驗當時大撓作甲子即以本年本
月本月日本時為始統紀其數如此未必直推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時為歷元也 將千古聖人不易之論竟為其動
定指為無稽之談爾知上古甲子
確是何年何月大撓且不足證誰可證者耶小人之無忌憚
固不足貴者見此等荒唐而不該亦有喪心之疾者也 內經特明氣運有如許之異民病亦有如許之別如此讀內經者

不可執泥譬如大明統歷選擇已定 竟將千古陰陽家言及選擇職命占候等書一
味抹殺翻覺痛快細思之不能不啞然失笑也 可信乎不可信乎

醫 貫 校 卷上 四

陽一而實陰二而虛蓋陰之二從陽一所分故曰秉全體月有盈虧人之初生純陽無陰賴其母厥陰乳哺而陰始生

如此說則小兒止有命門並無左腎直待乳哺足方生出左腎來蓋純陽無陰者謂小兒正當發生之時乘初陽之氣生氣極旺猶如四時之春陽氣方張不必更助其陽非謂其體中全無陰氣也何得扯合

是以男子二八而精始通六十四而精已竭女子二七而經始行四十九而經已絕人身之陰止供三十年之受用可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

前段要扶陽抑陰此處又兼扶陰抑陽總是隨口亂道

况縱慾者多節慾者少故曰幼至老補陰之功一日不可缺此陰字指陰精而言不是泛言陰血今之四物湯補陰者誤也

補血亦有時必用何以必不可補蓋補陰補血補精確是三項事補陰不專指精血言而精血則皆屬陰也此段議論要放出六味來所以作此地步

談陰陽者俱曰氣血是矣詎知火為陽氣之根水為陰血之根

另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玉四象則五行乃陰陽所分豈有水火反為陰陽之根者

日為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為水之精故潮隨之然此陰陽水火又同出一根朝朝稟行夜夜復命周流而不息相偶而不離惟其同出一根而不相離也故陰陽又各互為其根陽根於陰陰根於陽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從陽而引陰從陰而引陽各求其屬而窮其根也世人但知氣血為陰陽而不知水火為陰陽之根能知水火為陰陽而誤認心腎為水火之真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試觀之天上金木水火土五星見在而日月二曜所以照臨於天地間者非真陰真陽乎

內經之論陰陽極為明白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交曰勝則陽病滿勝則陰病又曰陽者氣血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其言陰陽也詳而且明故五藏合言之則心肝脾而肺腎陰分言之則五臟各有為陽惟腎有兩隸左屬水而為陰右屬火而為陽人之元氣藏於腎中腎之陰陽必宜保護不宜枚舉此語極為允當等明白乃好成惡報無形有根根源太極等語其說愈雜愈渺然唐意在欺世實自欺耳

人身心肝脾腎五行具有所以運行五臟六腑之間者何物乎有無形之相火行陽二十五度無形之腎水行陰亦二十五度

行陽行陰內經指榮氣言辨見前

厥於先天太極之真此所以為真也一屬有形俱為後天而非真矣非根矣謂之根如木之根而枝葉所由以生也

如此說則八味六味之能補真陽真陰是補太極矣嗟乎五臟六腑孰非有形之體耳根本皮執非有形之物不過氣性各殊借以補偏救弊耳何必過高其論自投覺境乎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曰此似是而非多以誤人不可不知如人大熱燥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予視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其面也赤此戴陽也切其脈尺弱而無力寸關豁大而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予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人惡寒身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予視其面色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

故假者得以亂其真陰盛格陽陽盛格陰此病變之不同何得指 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假陰者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此假字又與前真字不對前所云真者謂先天真元之氣非後天及諸臟之氣耳此乃以陰盛假陽陽盛假陰之證對真而言則前所云真乃指熱為實熱熱為實寒也不荒謬之甚乎總之真字本不通之至一身之中原無所謂假陰假陽也 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欲彼亦枉格而不入經曰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

五行論

以火言之有陽火有陰水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有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

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形有雷即有電何謂無

形而有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

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驚蟄以後龍已漸升何待五月欲遷就已說遂不顧義理如此 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然則冬至以前一陽未生水底終日寒冷龍竟日日在天上耶豈非

笑雷亦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慾以至命門火衰腎中陰盛不節慾有傷陰者何得專指為火衰者云陰盛則精脫者必虛虛

有陰反談龍火無藏身之位故遊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咳嗽等證善治者以溫腎之藥煩熱咳嗽則係陰虛溫腎藥豈可亂投 從

其性而引之歸原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

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滋陰以治虛火苦寒以治實火此一定之法至庸醫之誤治原非正法也

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礦或五金埋瘞之處夜此有火光此金銀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耀發見火光也

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故也肺家之火何得專屬皮毛

凡咳嗽聲啞面腫氣喘肺癆肺癰吐血消渴種種火證皆是肺火之證而乃遺却何故 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既曰肺火何補北方水即所以瀉南方火雖曰

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 金中之水水銀乃未成之金 中中之水銀是也也何得指之為水 在人身為骨中之髓至

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巽木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巽木入坎水乃是巽卦之象豈木中之水耶然則凡井中之水皆木中之脂膏耶欲欺人而又

不深思遂指為木中之水 亂道加此人身足下有湧泉穴湧泉屬腎何以指為木中之水 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皮膚之內者

內亦非

木中之水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為太極耳一元之乾為太極試看此七字有一字通貫否醉生夢死之人談理談性本不足與辨特無恥已極為可厭耳此水中之五行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中風論

中風之疾愚意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外感者間而有之問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問當專主虛論不必兼風明明說是中風乃非但云不盡是風井云不必兼風當時聖人何不竟云純虛之證反將五百年間出之病立為名號使人因名責實竟作風病治誤人不淺耶譬如論中暑病而曰不必兼暑中寒病而曰不必兼寒即有之亦五百年間出之事豈成說話乎蓋真中風則專以風治類中風則雖各有因視其所感何因而分別治之何等明白穩當要其意專欲以八味六味二方治此病則不得不先以此病為純虛之證也是何肺腸中風又專治本而不治風則是本源虛弱之病不是中風矣况劉李之書其在雖各有所偏並無專治本不治風之說豈可誣之決應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自古並無以此二方治中風者何嘗醫書雜出之後始不專用二方耶學者必須以陰虛陽虛為主自後醫書雜出使後學狐疑不

或問人有半肢風者必須以左半身屬血右半身屬氣豈復有他說乎曰未必然人身身中分陰陽水火男子左屬水右屬火女子左屬火右屬水男子半肢風者多患左女子半肢風者多患右即此觀之可見以陰虛為主左右一定之位何嘗以男女而別蓋左屬陽而右屬陰男陽女陰故病亦分屬然亦非盡如此者若以此為一定之病則男子患右女子患左者又何說耶

或問曰當此之時小續命湯可用乎曰未必然小續命湯此仲景金匱要略治冬月直中風寒之的方即麻黃桂枝之變方也此又亂道直中風寒四字已屬不接冬月二字又是增出金匱第五篇載此方於中風歷節條下乃風痺風痺之風與麻黃桂枝治傷寒傷風者何涉其方下註云治中風辨身體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處或拘急不得轉側何等明白曾不一見其間隨六經之形證逐一加減未便可按方統用其全方也中風之證雖亦有各經之殊然亦不過有一二現證豈如傷寒之證醫可分者加減法皆後人所擬非金匱原方所有也

如太陽無汗於本方中倍麻黃杏仁防風如有汗惡風於本方中倍桂枝芍藥杏仁如陽明無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石膏無汗不得用白虎何得反用石膏知母甘草有汗身熱不惡風於本方中加葛根有汗不可更發何得反用葛根桂枝黃芩如太陽無汗身涼於本方中加附子乾薑甘草少陰經中有汗無熱於本方中加桂枝附子甘草凡中風無此四證六經渾渾係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每續命湯八兩加羌活四兩連翹六兩此係六經有餘之表

證多從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湯或局方麻仁丸通利之雖然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少間而有之既云邪之所湊則邪非外感而何此方終不可輕用

考補小續命湯

麻黃 人參 黃芩 白芍 防己 桂枝 川芎 防風 甘草 附子 杏仁 石膏 當歸

傷寒論

傷寒專祖仲景凡讀仲景書須將傷寒與中寒分為兩門始易以通曉傷寒從來無人以中寒併為一病者邪同一為因傷寒亦有傷風傷寒之不同況本屬兩病耶

年久殘缺補遺註釋者又多失次錯誤幸歷代考證者漸明逮陶節菴六書吳綬蘊要二書刊行而傷寒之理始著二書却是自開簡便門戶不足以發予於至理未暇詳辨先將傷寒中寒逐一辨服庶不使陰陽二證混亂此中寒

明仲景仲景書細讀本自了然也信直中陰經之傷寒言若雜證之中寒別是一病非傷寒也非直中也乃寒邪太甚入於肌膚血脈或內連臟腑陽氣為寒氣所束不能和通現種種畏寒等證不依經傳變亦不必盡在冬月此感冒之至重者其法以溫中散寒主亦不得概用辛熱之藥使寒氣與熱氣相爭而無出路則立死矣

夫傷寒治之得其綱領不難也若求之多歧則支離矣元以陽證言之夫既云傷寒則寒邪自外入內而傷之也其入則有淺深次第自表達裏先皮毛次肌肉又次筋骨傷寒之病不入筋骨腸胃此其漸入之勢然也若夫風寒之初入必先太陽寒水之經便有惡風惡寒頭痛脊痛之證寒鬱皮毛是謂表證三陽皆是表證何獨以太陽為表若在他經則無

此證矣三陽亦有兼證脈若浮緊無汗為傷寒以麻黃湯發之得汗為解浮緩有汗為傷風用桂枝湯散邪汗止為解桂枝湯非止汗之藥乃解肌之藥也傷風自汗乃邪汗汗雖出而熱仍不已故用桂枝湯和其榮燥仍令微出汗若無頭疼惡寒脈又不浮此汗而解此謂之正汗汗但若不若麻黃之發汗為增甚耳若云汗止則桂枝反為止汗之藥邪風將何從出耶

焉若微洪而長即陽明脈也外證鼻乾不眠用葛根湯以解肌脈弦而數少陽脈也其證脇痛耳聾寒熱往來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而口苦以小柴胡湯和之蓋陽明少陽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也若有一毫惡寒尚在表雖入中還當兼散邪過此為邪入裏為實熱脈不浮不沉沉則按至筋骨之間方是若脈沉實有力外證不惡風寒而反惡熱譫語大

渴六七日不大便明其熱入裏而腸胃燥實也輕則大柴胡湯重則三承氣湯大便通而熱愈矣以陰證言之若初起便怕寒手足厥冷或戰慄倦臥不渴兼之腹痛嘔吐泄瀉或口出涎沫面如刀刮不發熱而脈沉遲無無力此為陰證上文說三陽經證此處便當接三陰傳變之證不從陽經傳入熱證治例直中陰經固宜用辛熱之品而陽經傳入諸寒證亦復不少即下文理中真附等湯皆仲景更當看外證如何輕則理中湯重則薑附湯四逆湯以溫之由此觀之治陽經傳入陰經之方未嘗為直中陰經設也

可見傷寒者由毛皮而後入臟腑初雖惡寒發熱而終為熱證傳入三陰亦非盡熱證矣其人必素有火者有火之人卒過大寒中寒者直入臟腑始自惡寒而並無發熱等證其人必無火者無火之人熱邪入裏何嘗無極熱之證若如此則仲景當時著論語一則發表攻裏一則溫中散寒兩門判然明白何至混雜使人疑誤耶此則以傳經為陽證直中為陰至者經之三陰之證亦陽證耶家混已極

桂枝湯 治太陽經傷風發熱自汗惡風 桂枝 芍藥 甘草

二味 芎藭 葛根湯 赤芍 葛根 葱白 生薑 桂枝 麻黃 甘草 桂枝湯中藥最為至要之品成無己註云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也開卷第一方面五味之中遺去

者彼之改白為赤者蓋俗醫每以白芍為收斂之品不宜用於疎表之方也蓋則桂枝湯亦用赤芍耶 葛根湯中並無蔥白傷寒論中惟少陰經中白通湯等三四方溫散腎邪用之與陽明無涉也 治陽明胃經目痛鼻乾不寐如有惡寒證本方 麻黃 惡風加桂枝 如正陽明腑病不惡寒有汗而渴當用白虎湯 正陽陽明腑病是胃家實也承氣湯主之仲景論之甚明若白

虎陽治陽明經汗出煩渴之證與肺病通 此則最大關節經文鑿鑿誤治立死矣

小柴胡湯 治少陽膽經耳聾脇痛寒熱往來口苦 柴胡 黃芩 甘草

小柴胡之得名事以有人參也用大黃則為大柴胡矣今去人參已失原方之義况并去半夏之辛散以治煩嘔去黃芩之甘辛以損柴胡而只此三味何以治少陽諸證耶此經無出入路不可汗下止有此湯和解之

如兼陽明證本方加葛根芍藥如尚有惡寒等證用大柴胡湯 惡寒則猶尚在表大黃豈可兼表兼下

大柴胡湯 表證未除而裏證又急汗下兼行 柴胡 黃芩 芍藥 半夏 人參 大黃

枳實 大柴胡本無人參偏加入人參小柴胡原 枳實 有參偏去人參變亂古方是何肺腑

白虎湯 治身熱大渴而有汗脈洪大者如無渴者不可用此藥為大忌倘是陰虛發熱服之者死若五六月

醫病者必用此方又當審其虛實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竹葉 糯米 此又製昆之極者白虎湯治陽明外熱之證祇有石膏知母甘草糯米四

味至煩渴甚者理白虎加人參湯又是一方至於人參竹葉同用又是竹葉石膏湯中之藥俱不得竟指為白虎湯也至以糯米粳充為不典

大承氣湯 治六七日不大便腹脹滿悶病在太陰無表證汗後不惡寒潮熱狂言而喘者 此又大誤害人者太陰病首屬寒邪傷寒太陰

全篇無純用寒下之法即有用大黃者亦與桂枝同用謂之溫下一用寒涼必礙此第一大關節也乃以此為太陰之藥豈不誤極盡小承氣乃陽明正藥正與太陰相反况太陰病豈有汗後潮熱狂言等證真乃用自得狂疾發此狂談也 大黃 厚朴

枳實 大承承湯 治陽明太陰證語 太陰無用承氣法辨在前 五六日不大便腹滿煩渴并少陰舌乾口燥日晡發熱 少陰並無日晡發熱之證日晡發熱明也 脈沉實者 大黃 厚朴 枳實 芒硝

四逆散 治陽氣亢極 此是熱邪漸深至於少陰逆過經絡故用此以宣通之若云陽氣亢極則惟有急下之法四逆散品何能愈之故成無已云邪在三陽則手足熱在太陰則手足溫在少陰則熱漸深手足逆而不溫也用四逆散以散傳經之熱此為

正血脈不通四肢厥逆在臂脛之下若陰證則上過平肘下過平膝以此為辨也 柴胡 芍藥 甘草

枳實 仲景傷寒論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猶之錄六經四子語豈可擅自刪改將杜撰之語亂入耶惟臨病權減未嘗不可因證出入若抄錄古方先為變易仍指為某方則大亂之道矣此人凡引錄唐宋諸方皆非原本其方本非聖經好不置辨乃漢以前諸方歷古無人敢易一字而謂誤如此則後人以訛傳訛全失製方之義為害不小矣

初病無熱便四肢厥冷或胸腹中滿或嘔吐腹滿痛下利脈細無力此自陰證受寒即真陰證非從陽經傳來

便宜溫之不宜少緩經云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治宜四逆湯 此又亂道之至者發熱二句傷寒論開卷即載乃指傷寒傷風

而言人人皆見何嘗以無熱句為陰至耶無熱惡寒乃太陽經宜麻黃湯發汗之證四逆湯乃太腹滿腹痛皆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陰少陰經宜溫裏之證遠隔三四經將治宜四逆湯連屬上文治正相反一投即斃可恨極矣 腹滿腹痛皆是陰證只有微甚不同

一 概腹痛不大便桂枝芍藥湯腹痛甚桂枝大黃湯 此又殺人之術也仲景治太陰陰中云大實痛者桂枝大黃湯主之此乃傳經熱邪陷入太陰故兼表兼下若以之治直中純寒之証而用大

可復痛小便清白宜溫中理中四逆着微甚用輕者五積散重者四逆湯無脈者通脈四

身寒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而殺人多矣讀東垣書而不讀

七

丹溪書則陰虛不明而殺人多矣讀丹溪書而不讀薛氏書則真陰真陽不明而殺人亦多矣此又隨口亂道矣豈垣不知陰虛之理至真陰真陽則尤為邪說從古無真陰真陽之論此乃薛氏自創之邪說已前諸公豈能預料後世有創造邪說之人而先諱明之耶蓋仲景論傷寒則說傷寒傷寒中何得以內傷立論東垣論內傷則說內傷內傷中何得以陰虛立論丹溪論陰虛則說陰虛陰虛中何得以真陰立論彼所謂真者指腎中之陰陽也然謂東垣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世間內傷者多外感者間而有之此間字當作五百年間出之間甚言其無外感也明明云邪之所湊乃云非外感則邪是何邪湊將安湊邪若五百年間出東垣脾胃論與夫內傷外感辨深明饑飽勞逸發熱等證俱是內傷悉類傷寒切戒汗下東垣原指內傷之類傷寒者不可從傷寒治並非指天下之傷寒皆內傷也引責矣且自誤誤人

以爲內傷多外感少只須溫補不必發散外感多而內傷少者溫補中少加發散以補中益氣湯一方爲主加減出入如內傷兼傷寒者以本方加麻黃兼傷風者以本方加桂枝兼傷暑者本方加黃連兼傷濕者本方加羌活

查東垣脾胃論調中益氣條下並無此等加減法不知出於何書當時方法之亂原自東垣啓其端然尚不至如此之甚總之治病必求其極重之事原不可令實萬世無窮之利東垣特發明陽虛發熱之一門也陽虛發熱從來所無蓋云陽虛生外寒未開陽虛反發下惡之人爲之也

法相反投然世間真陰虛而發熱者十之六七亦與傷寒無異傷寒桂枝麻黃二證俱在豈有柴即死也陰虛發熱而類此者真怪談也反不論及何哉今之人

一見發熱則曰傷寒須用發散發散而斃則曰傷寒之法已窮奈何豈知丹溪發明之外尚有不盡之旨乎予嘗於陰虛發熱者見其大熱面赤口渴煩躁與六味地黃大劑一服即愈

若係有外邪者服六味未必即死而病必無愈期余見此等誤治而遷延以死者不可勝計所以痛心疾首而批此書者其偶愈者則必其邪氣甚微兼有浮火之入耳如見下部惡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極或欲飲而反吐即於六味湯中加肉桂五味甚則加附子冷飲下嚙即愈

此陽虛之證附桂原不禁用但或邪氣未盡則熱地五味黃肉俱能留邪爲害也且舉傷寒口渴一證言之邪熱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飲水者不可不與不可多與並無治法縱有治者徒知以

本連知柏麥冬五味天花粉甚則石膏知母以止渴此皆有形之水以沃無形之火安能滋腎中之真陰乎若以六味地黃大劑服之其渴立愈何至傳至少陰而痰燥實堅之證乎

口渴宜下有二證一則熱邪傳少陰下之所以驅邪使出也若以熱地黃肉補之飲之安有不死者况六味爲腎經滋補之藥當邪火未入少陰之時反引入少陰使邪氣熾而無出者走此之後雖小疾亦無愈期而誠證矣近日庸醫凡遇有邪而用此藥者以後百藥不效不啻其用六味之害反以爲曾用過六味而猶不效真絕証也嗚呼傷哉

賁堅之證仲景不得已而以承氣湯下之此權宜之霸術然諄諄有虛人老弱人之禁故以大柴胡代之八味湯即

成燥

成燥

成燥

成燥

成燥

成燥

成燥

成燥

成燥

仲景之方也去桂附而為六味諒亦可深思而得之乃計不出此而遺承氣之霸術又自知此方之為害遠大於前代之仍舊不離大黃等藥誠其譏諷仲景之愚昧誤人如此嗚呼下愚之無忌憚至於此極真病狂之人本不足與辨所以辨者為天下有一曠之明者亦為所惑而不察也

陶氏以六一順氣湯代之豈以二湯為平易乎代之而愈所喪亦多矣况不愈者十之八九哉六味者又不知當時若

多用六味地黃飲子大劑服之取效雖緩其益無窮果係傷寒死况陰虛發熱者小便必少大便必實其上證口

渴煩躁與傷寒無異云與傷寒無異則實非傷寒矣前後皆謬如此彼之承氣者不過因亢則書下之以承真陰之氣也真陰之氣如何承夢話也予今直

探其真陰之源而補之如亢旱而甘霖一施土木皆滯頃刻為清涼世界矣何不可哉况腎水既虛矣復經一

下之後萬無可生之理如果腎虛之證則絕不是傷寒仲景從未嘗以承氣治虛勞加係傷寒則仲景當日用承氣亦不一矣竟無一生者耶慎之慎之吾為此懼故於補天要論中

詳言之

合而言之真知其為陽虛也則用補中益氣湯陽虛者最懼越上為害反用升柴以溫之乃速之死也東垣製此方為胃陽下陷而設非泛指陽虛也如此誤解即東垣亦不瞑目於地下矣真知其

為陽虛直中也則用附子理中湯真知其為陰虛也則用六味腎氣湯如有邪真知其為陰虛無火也則用八

味腎氣湯不得用其間有似陰似陽之假證也則用寒因熱用之法從之不可少誤惟以補正為主不可攻邪

正氣得力自然推出寒邪汗出而愈前此泛說不辯邪之有無已屬糊塗此處直云不可攻邪竟不論何經傷寒只將六味八味二方大劑與服使熱地桂附等發汗而愈將仲景當日一片苦心千年奉為章程者一齊抹却下愚之

無忌憚至此而攻之一字仁人之所惡也護好象盜百戰百勝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曰善

戰者服上刑傷哉仲景殺無數矣

呂氏曰正氣得力二句灼然妙理與景岳論參看更明自然二字妙甚從東垣補中益氣論來此等絕滅天理之談獨有會心贊嘆如此

其肺腸亦不可問矣

溫病論

治溫病者將如何予有一法經曰不惡寒而渴者是也不惡寒則知其表無寒邪矣曰渴則知其腎水乾枯矣

溫病非少陰之證且渴者多蓋緣其人素有火者冬時觸冒寒氣雖傷而亦不甚惟其有火在內寒亦不能深入所

屬陽明何以知其必腎乾也

以不即發而寒氣伏藏於肌膚溫是天氣非指人之本體也如此說將無火之人入春便變為寒病耶是何等人一定生何等病矣自冬至三四月屬時既久火為寒鬱於

中亦久將腎水熬煎枯竭從攝外感之邪藏於腎中半久而發者蓋甲木陽木也藉癸水而生腎水既枯至此時強木旺無以為發生

滋潤之本故發熱而渴非有感冒也明明說是冬時觸冒寒氣又海藏謂新邪換出舊邪非也換字何等不通若復有所感表

又當惡寒矣予以六味地黃滋其水以柴胡辛涼之藥舒其木鬱隨手而應此方活人者多矣柴胡為少陽疏散之藥加入腎經滋補藥

中將引六味入少陽耶將并柴胡納入少陰耶對方之義已絕彼予又因此而推廣之凡久時傷寒者亦是鬱火證既是傷寒若何云鬱火若

其人無火則為直中矣有火者為溫病無火者為直中天下竟無傳經正傷寒矣且直中是至險之證豈可派定無火人必患此耶惟其有火故由皮毛而肌肉而腑臟傷寒無不由皮

毛入者豈必有火之人為然今人皆曰寒邪傳裏寒變為熱既曰寒邪何故入內而反為熱又何為而能變熱耶不知即是本

身之火與寒所鬱而不得泄一步反歸一步日久則純熱而無寒矣所以用三黃解毒解其火也升麻葛根即

火鬱發之也三承氣即土鬱奪之小柴胡湯木鬱達之也此理甚簡而易只多了傳經六經諸語支離多歧傷

傳經之說自內經熱論及仲景傷寒論諸書相傳以來數千年守之不變淺學不能全親少有所謂非殺人即算效然無有能出範圍者今乃

敢肆然以為無傳經六經等法且譏誦古聖以為支離多歧此天理絕滅之談原無足辨但恐世之崇信者終無悟日故又不能已於言也凡

雜說有發發者皆有頭疼強目痛鼻乾脇痛口苦等證何必拘為傷寒局傷寒方以治之也雜說原不必守定傷寒法但傷寒諸方加減出入雜說所不能外惟六味則斷斷無治雜感之理也余於冬正傷寒獨麻黃桂枝二方作寒鬱治亦鬱增出其餘但不惡寒者作鬱火治鬱火另是一證非傷寒類也此

二惡專為欲用此不佞之創論也聞之者孰不駭然吐舌及閱虞天民醫學正傳傷寒篇云有至人傳曰傳經傷

寒是鬱病如此亂道不知是何等至人余一見之不覺竊喜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及考之內經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

也岐伯曰寒氣外凝內鬱之理之理二字何等文理腠理堅緻玄府閉密則氣不宣通濕氣內結與濕中外相溥寒盛熱生

寒極生熱改為毒盛熱生便不接攻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則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觀此而余以傷寒為鬱火者不為無

據故特著鬱論一篇此偽造內經又怪異之極者內經熱論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帝

極至云傳而為鬱尤不備人事蓋傷寒第一日在太陽即已發熱不必傳也故本經名傷熱論今改則字為傳字較固不知楚之何以為熱所以以上文造出有火無火等語說也

鬱病論

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土鬱則奪之金鬱則泄之水鬱則折之然謂其氣過者折之以其長也所謂